

绪 论

对于广播电视节目的生产者和经营管理者来说，时时面临的首要问题是如何才能制作出与众不同的、好听好看的广播电视节目。这个问题也是正在学习和研究广播电视专业的大学生和研究生们所着重思考的。本书作者对此的认识是：深入了解世界广播电影电视的历史，你就会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以1993年在中国大陆出现的晨间电视节目《东方时空》为例（人们一般认为这个节目富有新意）首先，在早晨开办电视栏目，西方早已有之，而且收视率并不低；其次，栏目定位在新闻、信息、杂志，也是西方成功的经验。再看《东方时空》的子栏目：“东方之子”是人物访谈类专题，早在50年代初美国著名的广播电视工作者默罗就成功地开办了此类节目；“生活空间”的短纪录片样式，近承西方常见的电视节目，远则可溯源于电影纪录片；“面对面”（取代“音乐电视”的子栏目，是西方电视最喜欢用的主持人栏目名称，默罗的人物访谈节目就叫“面对面”；“焦点时刻”后改为“时空报导”）也是西方电视节目最常用的一类名称。另外，

电视的许多节目形态在广播里亦早已有之，比如近年来风行的电视“脱口秀”(谈话节目)是声音广播在早期就呈现出的基本形态。因此，深入了解世界广播电视以及纪录电影的历史，并通过这一历史来认知广播电视的本性，无疑是能够找到如何解决我们当今面临问题的办法的。“温故而知新”，在广播电视领域甚至可以“温故而创新”。对于中国大陆的广播电视工作者来说，了解世界广播电影电视的历史在近年来以至在未来相当一段时间里更显出它的重要，因为大陆的广播电视节目已经从关起门来自己摸索而走向了学习西方“，与国际接轨”。

二

以文字来记载广播电视的历史有许多不便之处，但是迄今为止相对好一点的办法和效果还是属于文字。我们知道早期广播电视事业由于技术方面的原因，没有留下当时作为主体的直播的音像资料，这就只能依靠文字、语言去描述历史的情况。后来虽然有了录音录像工具，能够录播，使播出有了纪录，但又难以靠学者的个人力量将其收集（且不论录播能否体现广播电视的传播特性）。今天世界上已有了多部关于广播电视某方面或某一阶段历史的电影或电视片，但由于影像媒介的特性和局限，准确地说，它们只是广播电视历史某一部分材料的片断辑录。现在人们在观看这一类影视片时，注意力被珍贵的影像资料吸引去了，即使有大量解说和必要的字幕，也难以使受众形成对历史全面深刻的认识。这就是说，仅靠影像媒介，不足以构成充分完整的历史。广播电视的历史也许只有在不久的将来，完善的计算机网页上才能充分展示。在完善的计算机上，文字由于其“可读性”(这个概念的含义这时已变为“可供思考而阅读的

性质”)将被大量采纳 构成声音、文字、图像的‘复调’性显示,但是这时的文字 将很少或根本没有描述 因为描述的功能已为声音和图像所取代 文字的任务及所长只是论述。不过 在这一天到来之前 文字对广播电视历史的记载仍旧有效 而由于上述种种原因,这种记载应当注重论述。这是印刷媒介在有了电子音像媒介以后所应发扬的长处 因此也是本书不仅仅是‘史’而且兼具‘史论’的一个原因。

既是史论 就当‘运史成论’。本书的特点是运用已知的史料来探讨广播电视在传播学研究的视野里的种种规律性问题。一谈到规律性 往往就使实务者害怕 因为规律性总是与很深奥的学理以及很艰涩的叙述联系在一起。而谈到传播学,这门从调查统计起步的学科现在也变得让人觉得或许重要却过于复杂。传播学的建立 本是从实用出发 通过调查、统计、分析这样一些具体手段 并且经常性地使用印象、经验、直觉这类人的感知因素 来达到科学地认识人类社会传播行为的目的。但是 今天我们看到的许多传播学集成性著作往往晦涩繁复,这肯定不是本书使用‘传播’这个概念的初衷。本书从传播的角度观察广播电视 是因为这一角度会比过去仅从或新闻、或娱乐、或经营的角度去观察要宽广得多,从而有利于建立使广播电视实务者也能够接受并有所启示的理论,最终避免以往的或仅仅是供应用的理论、或仅仅是纯学理的探讨的偏向。

三

从传播的角度观察广播电视,自然会注意广播电视对它之前媒介的传承、它与所处的媒介环境的联系以及它与后起的新媒介的关系。例如探讨广播 就要探讨无线电传媒、探讨电话曾

经构成广播、探讨报纸与之竞争的过程 还要探讨今天的网络广播。在这样的承前启后的历史叙述中，广播的特性即广播的理论就会自然地显现出来。我们认为 只有这样 广播电视这一传媒的历史面目才能清晰，广播电视传播的历史规律性才能被揭示。因此，本书不仅仅是关于广播电视发展中每一阶段的历史陈述，还是与广播电视历史直至现状有关的整个状况的鸟瞰性探讨。著者通过这种方法 得到了本书现在的面貌 相信读者也能够运用这种方法从本书得到更多与现状有关的自己的认识。这其实也是印刷媒介本身所具有的功能之一，即能给人更多的联想和想像的空间。所以，美国计算机大师级人物尼葛洛庞帝谈他为何以印刷媒介表达思想的原因时说：“互动式多媒体留下的想像空间极为有限。”多媒体的表现方式太过具体 因此越来越难找到想像力挥洒的空间。”（《数字化生存》 著译者、出版者等见书末参考文献 以下同）

尽管本书涉及 19 世纪以来产生的种种新媒介 但读者可以看出 我们论述的主体还是广播和电视。本书分为广播、电影和电视三编 之所以在广播和电视中插入整整一编 共三章 有关纪录电影的介绍，是因为这一媒介与广播电视的联系太多。比如电影的纪录片形式为电视所承续，探讨纪录电影也是在探讨电视的一部分 电影对声音的研究与广播的发展有关 并对电视产生了不可摆脱的影响。可以说，电影兼有广播与电视的再现功能以及表现元素，了解电影也是在了解广播与电视。而且 把广播、电影、电视联系起来观察 比较合乎人们对于用声音和影像手段进行传播的这三大媒介的类型感知，本书的论述也似更能顺理成章。

四

美国传播学家丹尼尔·杰·切特罗姆认为：“大部分历史著作都包含着自传的成分。”他还说：“我自己对现代传播媒介历史的迷恋可以追寻到我个人的经历中，特别是我在纽约市的成长时期。那时候现代传播媒介大规模普及，无处不在。我纳闷，在无线电和电视、电影、留声机以及令人瞩目的多样化的定期报刊出现之前，生活本来究竟是什么样子？”《传播媒介与美国人的思想》。这位传播学家就是从这样的疑问开始他的研究的。今天中国大陆在传播的许多方面也正处在他所描述的大约是美国的20世纪60年代，了解传播的历史和理论，非常需要这样一种亲身体验的支持，需要在这种体验基础上的发问。在中国，许多成年人是看着广播电视成长起来的，这是学习的便利之处。另外，了解广播电视的历史，会遇到许多名作，理解这些作品也离不开个人的体验。美国有一位思想家说过：“对以往伟大作品的崇拜不能代替个人的亲身经历。”（爱默生语，转引同上）只有这样，历史之光才会照亮现实。

我们不必因为中国大陆在现代大众传播方面滞后于西方先进国家而自卑。今天的美国是强大的，但在当年，他们也曾经落后，一个多世纪以前，在欧洲文明面前，美国人在文化上的谦卑，成了他们创造真正的本土文化的主要障碍。从世界历史的发展看，一个国家的先进或落后的持续期总不过一两个世纪，在世界范围内，各个国家呈现的发展态势总是此消彼长。在这种眼光的支持下，本书是两位中国学人观察世界广播电视传播历史的结果，即中国在世界里，世界包容着中国，而不是以往的那种中外分明的写史法。本来，现代大众传播媒介就已经打破了从前

意义上的界域观念，西方的传播学家一般也是从全球的视点论证传播现象的。我们与他们的区别在于：他们对东方的了解不如我们对西方的了解。

广播电视是 20 世纪发展起来的高科技产物 在其早期应用中经常存在着所谓“文化滞留现象”即技术问题已解决 但如何人文文化没有跟上。广播电视又是一项文化事业，技术跟不上人文运用设想的情况也时有发生。从个案上看，在广播电视的发展过程中 有很多人文与科技良好结合的事例 取得突破性进展的科学家往往是些人文修养很高的人，能够运用好这一新型传媒的人也不乏理工出身的人。因此，学习广播电视传播的历史与理论 需要文理两方面的知识 本书许多章节也将涉及技术发展内容。

五

在现代大众传播这一年轻的领域里，一切都有待于发展 现状只是暂时的，现状也是历史。有时候我们会对现状作严肃的批评 但这不等于我们认为今不如昔。昔者已逝 今未完结 今天我们对任何一种现状进行陈述并做出评论，到明天都会成为历史 因为广播电视发展太快 至今仍在突飞猛进的计算机技术的帮助下不断变化着。有报导说，1994 年末，英格兰东部凯斯格雷夫村，60 户村民率先进入现代信息社会——世界第一个交互式电视大范围试验场，村民们可以随心所欲地选看影视节目（中心数据库储存有约 400 小时影片 观看时可以“倒带”、“定格”）还可以预约去当地娱乐中心的时间 订购外卖食品 预订休假交通食宿。这种“视频点播”（Video On Demand）在 3 年内获得了政府经营许可——1997 年 11 月 香港政府文康广播

局颁发给香港电讯下属的全资公司 IMS 经营牌照。这是全球在政府许可下正式经营的第一家商业“交互电视”。除了上述功能，它还可以让你随时在家中点唱卡拉 OK 玩网络游戏 处理转账、缴费和银行业务 享受资讯、教育等服务。对于大众传播研究者来说，它最大的冲击力是使“广播”、“窄播”(Narrowcasting) 这些既有的大众传播“点对点”的形态定义发生了性质上的变化——它实际上是“点对点”的。这个例子说明我们今天对广播电视传播历史的研究结论，经常地要被计算机开辟的那个新世界所干扰。上述报导里所说的“电视”实际上应叫做“计算机电视”，我们不能从根本上分清它究竟是属于电视还是属于计算机。比如还有报导说，1996 年 6 月 7 日，世界上第一部电脑电视连续剧《地点》(The Spot) 可以在 Internet 上调出任何一集以及之前的剧情介绍，还可以调出演员资料等。多年以前，美国《纽约先驱报》创办人贝奈特曾说过，“书籍有它的全盛时期 戏剧有它的全盛时期，宗教的教堂也有它的全盛时期，然而，在伟大的人类思想与人类文明运动中，报纸能够凌驾于这一切之上”（转引自《权利的媒介》），而今天 广播和电视各领风骚几十年后，计算机似乎又凌驾于这一切之上。不过 到了 1999 年 我们看到比尔·盖茨来中国推行他的“维纳斯”计划 电视借助计算机网络技术仍有可能继续保持平民家中的宠儿的地位。

尽管情况复杂，但是经典作家的话今天仍然有效。马克思说过，“艺术品创造出理解艺术和善于欣赏艺术的公众，因此生产不仅为主体生产出对象 而且为对象生产出主体”（《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2 卷），广播电视的历史也正是如此 它造就了传者和受众，这是传播理论的一个基本研究范畴。电影理论家巴拉兹谈电影时说：“这里不仅是艺术的历史 同时 也是与此有关的人的历史”（《电影美学》），传者和受众 始终是在广播电

视历史研究中的主体和对象。

最后说明，广播 (Broadcast)这个词在英文里常常泛指广播电视 本书除个别地方外，一般按中国习惯说法指广播电台。

第 1 编

广播



当前及未来的几十年，广播电视面临的主要问题是与计算机互联网络争夺传播天下。这也是广播电视学目前最迫切需要研究的课题。而我们如果从电信（由电磁通讯发展起来的媒介总称）应用的角度来思考，就会发现广播电视和计算机互联网络都产生于电信这一母体。这就意味着了解广播应当从电信系统入手。

广播是利用电磁工具进行远距离声音传播的一种电信类型，是电信应用于大众传播的最初的一种形式，它延续至今，其间还发展出声像兼备的电视传播形式。

电信通常可分为点对点的（如电话、有线电报）指向性的（或监测性的，如各种用途的雷达）以及大众化的（如广播、电视）等几种类型。电信的大众化类型成为当今大众传播媒介体系的组成部分，它与其他大众媒介的传播形态一样，一般是点对面的、单向度的。需要说明的是，广播已有的“窄播”（或称“狭播”，即对专门受众的广播）以及目前开发的互动式广播并不是标准的点对点或双向性形态。

电信的点对面传播形态由于无线电报的发明而出现，它属于无线电通讯与生俱来的天性之一。不过，因为在无线通讯之前产生的有线电报和电话的传播形态是点对点的，人们在 1895 年发明无线电通讯之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并不自知，还是习惯性地将无线电使用于点对点传播。著名传播学家麦克卢汉认为 1916 年是世界“首次成功进行电台广播的一年”。因为在这一年，“爱尔兰叛乱分子使用一只船上的无线电时，不是将它用于两点之间的通讯，而是把它用来进行广泛扩散的广播，他们希望有船能接收到广播，把他们的要求传递给美国新闻界。结果

证明果然成功了(《人的延伸》)这个使用无线电通讯的事例不仅开拓了点对面传播的道路,而且典型地说明了什么是广播。因为尽管这一次“广播”的方式是“发电报”但传播形态却是广播的点对面。广播即在这一传播形态的意义上产生并发展。

尽管通讯的传播形态也可以是点对面的(取决于有无导线,一般而言,有线是点对点的,无线才可以点对面)但是在实际应用中往往是点对点的。广播与通讯的区别就在于它本质上是点对面的,而且并不受有线或无线的限制,即使是有线广播,它也是点对面(或称一点对多点)的传播形态。

第一章

广播的诞生

广播的诞生与在它之前产生的电报、电话、电唱机（留声机）等发明有着密切的联系。

从传递方式看，电报是广播的技术基础，没有电报就没有广播，广播是使用电报技术传递声音（人声和其他音响）的大众传播媒介。

从传递内容看，电话的发明以传递人发出的声音（包括音乐）为主要目的，广播也是这样，只不过是把电话传播的点对点形态扩展成为点对点。

从接受角度看，电唱机是人类历史上利用机械和电子等新技术使娱乐首先进入家庭的媒介，在电唱机以后才出现收音机、电视机以及音像录放这一类家庭娱乐消费设施。

广播不是无源之水，正如后来的电视在许多方面是广播和电影的承续。人类创造的几乎所有传播媒介之间都有着某种联系。麦克卢汉指出，“爱迪生在摆弄打着莫尔斯电码的点线符号的电报纸带时，注意到一种现象：电报纸带快速传递时，产生了一种类似‘听不清楚的说话声’他突然产生了一个想法刻有印痕的线带可以用来纪录电话”。这个发现使爱迪生“最初把唱机

当成是‘电话的重复器’即电话资料的仓库这一仓库使电话能‘提供非常珍贵的纪录，而不是让电话只作为瞬间完成、稍纵即逝的交流的接受器而已’（《人的延伸》）

后来的录音技术更完全地实现了爱迪生的设想，并且由此产生了广播的一个重要方式——录播。

由于技术实现需要过程，广播在 20 世纪 20 年代诞生时传播的只是声音到 30 年代才能够传播图像。相对于声像兼备的电视广播，只能传播声音的广播被称作电声广播。有意思的是，电声广播虽然是技术发展过程中的产物，但在有了电视广播之后并没有消亡，反而一直延续到今天。而前景比电视广播看好的计算机互联网，其技术也仍在发展中，且传播符号还是图像、声音与文字。广播传播的方式应是今后计算机传播发展的一条道路：计算机互联网终端用户目前使用的还是有线传输方式，但无线传播的方式势在必行。

人类在发明了电报、电话、电唱机之后又创造了广播，是人类社会对信息和娱乐的需求使然。

第一节 有线电报

一、梦想与现实

梦想是人类社会进步的动力。人类一直梦想着征服距离与时间。中国古典小说《西游记》、《封神演义》里描绘的‘千里眼’‘顺风耳’就是这样一种梦想。而今，广播电视完全实现了人类的这一梦想。

人类是一步步实现梦想的——

古希腊人已发现静电现象。

16世纪西方有人产生了“感应电报”的设想。1558年,吉奥瓦尼·波尔塔在其著作《应用自然力的魔术》中提出“共振的电报机”概念,试图利用天然磁石的指向性进行信息的远距离传递与接受。尽管没有找到那么强劲的天然磁性物质,但这种设想启示了后来通过人工产生电磁感应的实验。

18世纪,欧洲科学家能够通过人工产生大量静电电荷。英格兰的沃森、美国的富兰克林率先用金属线输送电流。90年代意大利伽伐尼·伏特揭示直流电原理(通过金属在化学上的酸性反应获取电流)。这些发现与发明是电报产生的必要基础。

19世纪,同广播诞生有关的科学发现和发明有:1820年丹麦的奥斯、法国的安培发现电磁场,促进了电动机的研制。1831年,美国普林斯特大学约瑟夫·亨利用一小组电池代替一个大电池,解决了如何产生一个强磁场,使其能在一定距离内具有力学效应的关键问题。与此同时,安培和俄国的希利力、德国的施泰赫尔、美国的戴维、库克、惠特·斯通等人共同发明了一种利用电磁性能的“实用电报”(参见《大众传播通论》)。

1844年,美国艺术家兼发明家莫尔斯终于成功地实现了有线电报在两地之间的发送和接收。

塞缪尔·莫尔斯(1791—1872年)有人认为他是美国的列奥那多·达·芬奇,即科学和艺术才能集于一身者。莫尔斯年轻时曾在欧洲学习绘画和雕塑,在美国的人物肖像和风景画方面,取得了相当的成就。1832年,他成为纽约大学的绘画和设计教授,后来还当选为全美设计学会第一任会长。他对科技新事物情有独钟,是美国最早的一批银版照相师之一,在物理实验方面兴趣极大,尤其专注于电学研究。不过在艺术还是科学的抉择上,他无疑是想做个艺术家。因此,他研究电报的动力来源于希望从发明中获得报酬,以便自己能把全部精力投入绘画。

命运和莫尔斯开了一个大玩笑，使他青史留名的不是艺术而是科学。为此他奋斗了 12 年：1832 年，他设想通过金属线运用连续的电脉冲传递信号，提出了电报概念和工作计划并发明通讯电码；1838 年他发明了第一部实用电码电报机；之后经过他的努力游说，美国政府投资 3 万美元建设世界上第一条电报线路。这条从华盛顿到巴尔的摩超过 40 英里的杆架铜线于 1844 年 5 月 21 日开通，发出了人类第一份电文：“上帝究竟干了些什么？”（What hath God Wrought 另译：上帝创造了什么？上帝创造了何等的奇迹！）

至此，可以说人类征服距离与时间的梦想开启了实现的门扉。

二、电报产生的意义

电报以及其它电信传播工具的发明为广播的实现铺平了道路。从时间历程可以看出——有线电报（1844）→有线电话（1876）→留声机（1877）→无线电报（1895）→无线电话（1906）→广播电台（1920）——电报的发明是人类电信传播迈出的第一步。

电报产生的价值在于，它是人类第一次把通讯从运输中分离出来。而在此之前，邮政即通讯，也就是说，信使及交通工具的速度即信息传播的速度。电报的产生还激发了人类对于所面临的物质现实在观念上的根本变革。比如，人类现代的时空观念就是从电报发明以后才开始发生普遍的变化。而更意味的是，法国古生物学家、哲学家德·查尔丹认为，电磁现象的发现应该被看作是“令人惊叹的生物学事件”，因为生物具有中枢神经系统，而电子传播形成的通讯网络呈现出的正是这么一种生物学特征（参见《人的延伸》）。

电报对于人类社会的重大意义使得它一出现，就引起了当时人们的赞叹。有人说，电报是这个最引人注目的时代的最引人瞩目的发明，是美国创造力的最大体现，有人称之为“闪电式传播”“瞬间通讯”“时空超越者”。专家学者认为它开创了人类新纪元，意味着现代通讯的诞生，一般人则对它的效能瞠目结舌，深感敬畏。许多人涌到电报房想一睹报务员发报，以至于需要划出一条隔离线来以避免参观者影响了正常工作。农民不敢从电报线路下穿过，因为风吹电线的声音被认为是魔鬼的呼啸，有的乡村干脆不让电报线路在他们那儿架设。这一切，如同中国神话传说里“仓颉造字”时的“惊风雨 泣鬼神”表现出一种划时代传播工具诞生时引起的震撼。

电报在传播方面的意义与后来出现的广播有着许多本质上的相通之处，请看当时的文字评论——

“电报把传播信息、思想与运输人员、物资区分开来。

“当这样一种世界各民族交流思想的工具被创造出来后，古老的偏见和敌意便不可能长久地存在下去。

“除了精神上的目的以外，它要达到的目标还能是什么呢？不是物质的改变和转移而是思想的交流。”

1845年，美国国会“道路和通讯委员会”对莫尔斯电报的有关决议案及时而清醒地指出，“许多爱国人士曾对生活在共和政体下的人民所必需的和智慧的交流感到忧虑，因为在如此广阔的国土上快速的、完整的和彻底的交流能进行到何等程度是一个问题。现在这一忧虑已不复存在（以上均参见《传播媒介与美国人的思想》）”

1863年，法国小说家、现代科幻小说的奠基人儒勒·凡尔纳由电报的发明想到：“传真电报能将任何的手稿、签名或图示送到很远的地方，也可以使你与20 000公里以外的人签约。电线